



少溪先生遺稿一

疏 啓 辭
奏 劄
狀 啓

卷五

~ 20
2461
1





2461
1-5

沙溪先生遺稿序



語曰辭達而已朱子釋之曰不以
富麗為工我文元公先生一生沈
潛理窟不事著述或不得已而見
於文字則質實渾厚絕去華飾故
見者曰大朴未散也以故其所論

說慈謹精確擷撲不破蓋一主於
朱子雖程子之說苟有異同則亦
不無從違況其餘乎若於經傳則
多以漢儒為是蓋亦曰朱子於釋
經嘗以漢儒為有功雖有可疑者
不可句斷也景以撮脫舊說初為

新巧為便儼皎厲之習而深斥之
故雖尋常書札亦必老成謹嚴不
敢師心臆斷傳之久遠可期其無
弊矣昔孔門諸子飛明才辯不為
不多而卒得其宗乃質魯之曾子
而已然則學之為道虛文華之可

沙溪先生遺稿序
二
與我文敬公趨庭傳受既修先生
所撰喪禮備要疑禮問解等書刊
行於世久矣其餘經書辨疑家禮
輯覽則公以授時烈時烈不敢以
匪人辭既編摩入梓而惟奏疏書
札暨細瑣文字若干杏無甚次第

今又收輯第錄而附以若干語錄
及後人為先生記述若干篇名以
遺稿而不敢以文集名焉蓋先生
平日自謙之意有不敢忘云爾
崇禎紀元後乙丑月日門人宋時
烈謹序

沙溪金先生卒後六十年文集猶
未行蓋先生平日不喜著述門下
諸賢不欲違其自謙之意云我
聖上十一年乙丑 臨筵 下教
曰予欲觀文允公文集其令玉堂
取入於是奉朝賀尤齋宗公時烈

以先生門人編次其遺稿隨劄投
進上覽之稱歎遂命芸館刻
刷而行之尤齋公屬壽恒為序壽
恒自惟蒙陋不敢當屢辭不獲則
仍竊記壽恒幼侍先王父文正公
膝下有語及先生或歎其少文者

王父曰先生何可易言望其外亦
可以知其德矣壽恒當時雖稚昧
無以識知而因王父之教得以知
先生之為先生也抑又聞之栗谷
先生以聖賢之學任繼開之責一
時及門之士彬彬輩出其間聰明

英雋以經術文學名於世者未可
一二數也至於溥實懇篤謹守師
說以能受其適傳則唯先生一人
而已論者以其質魯而傳道猶魯
氏之於孔門斯誠知言哉然質魯
之人世固多有則謂先生傳道只

在於此而不求其所以傳之之實
非知先生者也夫聖門有訣不過
曰博文約禮二者廢其一則非學
也先生天賦渾粹自然近道而至
其問學則加以人一己百之功剖
析精微毫釐必謹克治誠切老而

不懈又專精禮學講討而服行之
使天叙天秩大明於吾東其功益
偉矣世皆知先生之能約以禮而
若其博學於文則鮮克知之矣凡
先生之格致思辨詩書雅言無非
文者何必摛華藻工筆札而後謂

之文哉故其發為文字者雖樸茂
簡質無以脩飾而率皆義理明白
體用具備無一字一句或涉於偏
駁浮誇信乎其為仁義之人之言
也先生所以得斯道之傳者其在
斯歟彼以少文為歎者豈非淺之

為知先生哉方今世衰道微為學
者不淪於卑陋則必趨於浮靡其
不為胡廣之中庸鸚鵡之能言者
幾希我 聖上興思九原 命刊
遺書欲以嘉惠後學者其意豈偶
然哉誠使讀是集者精思實踐不

務空言有以嘿契乎先生傳道之
實則汴洛閩達洙泗由此可致而
庶不負 聖上表章之盛意矣是
集之行也先生曾孫光城公兄弟
攷校訂正實相編摩之役光城名
萬基早以文學顯用為 當守國

舅有大勳於 王室近世名賢子
姓之彙休門弟之多賢鮮有及先
生者先生燾後之德誨人之化此
亦可徵云
崇禎紀元後丁卯孟秋後學安東
金壽恒謹序

沙溪先生遺稿目錄

卷一

疏

辭掌令疏

論 1 私廟 親祭時祝文屬號疏

辭 元子僚屬成均司業疏二

還鄉後陳所懷疏

辭職疏二

適變時以不得奔問待罪疏

辭執義疏二



辭執義仍陳十三事疏

卷二

疏 啓辭 奏劄附 狀啓

辭工曹叅議兼陳所懷疏

陞資謝 恩後乞退疏

辭陞嘉善疏

辭同知仍陳所懷疏

伸辨師寃疏

辭同知中樞疏二

啓運宮喪奉慰後還鄉陳情疏

論時事疏

辨延平府院君李貴劄子疏

乞解號召使疏

辭刑曹叅判疏二

辭 召命疏四

掌令時辭職 啓辭

掌令時 榻前奏劄附

執義時辭職 啓辭二

以掌令再承 召命後狀 啓

承 召到振威以病辭免狀 啓

號召使時狀 啓

卷三

書

答申敬叔

答崔汝允

答李克欽

與辛用錫李王汝二

與李聖徵

答申敬叔

答金燾五

答金燾問目
與李士溪四

卷四

書

與李王汝金冠王張持國崔子謙

答黃大進

答韓士仰

答或人問目

與李王汝金冠王

與李王汝二

與洪士吉三

答或人

與或人

與申敬叔

與鄭時晦

與或人

答李士深

與鄭子容崔子謙張持國

與李師魯

答宋明甫

與李玉汝二

與左右相及金冠王

與尹德耀

與吳汝益

答鄭子容

卷五

辨說序記跋祭文詩

韓士仰五行說辨

四端七情辨示韓士仰

與梁振翊論戒懼慎獨分動靜說

少溪先生集目錄

經書辨疑序

家禮輯覽序

喪禮備要序

讀書講疑序

鄭時晦近思錄釋疑序

先憂錄序

王言帖序

養性堂記

用拙堂記

小學集註跋

四

龜峯集跋

楊浦稿跋

祭崔汝允文

祭金金溝文

伽倻山逢尹正卿

再遊伽倻山

挽崔汝允

卷六

墓碣 墓誌

察訪李公墓碣銘

少溪先生集目錄

五

刑曹參議金公墓碣銘

贈吏曹參判尹公墓碣銘

石溪處士崔君墓碣銘

獻納李公墓碣後叙

外舅僉知中樞府事曹公墓誌銘

卷七

行狀

栗谷李先生家狀

卷八

行狀

皇考黃岡先生家狀

叔父行僉知中樞府事金公行狀

榮川郡守宋公行狀

卷九

筵席 問對

卷十

語錄

宋時烈錄

鄭弘溟錄

卷十一

附錄上

卷十二

附錄中

卷十三

附錄下

沙溪先生遺稿目錄

沙溪先生遺稿卷一

疏

辭掌令疏 癸亥三月

伏以國運不幸姦臣秉柄愆惠君上椽喪邦命彝倫
 斃敗民生塗炭 宗社岌岌朝夕將亡幸賴皇天眷
 佑我東聿生 大聖以至今日撥亂反正 慈聖復
 位黎庶莫枕此殆 宗社億萬斯年之慶也方當代
 暴以仁釐正庶務日不暇給之際首 下隆旨召臣
 以掌憲之職臣承 命驚惶措躬無地臣本京華世
 族生長宰樞之家蔭仕平進三十餘年官至三品本

非山林高蹈有離羣遯世之志者也萬曆癸丑慘遭
家禍幸免屠滅蟄伏田廬爲一編氓豈料當此改紀
之日首膺 明命乎目今 聖上旁招羣彥彙征可
謂千載一時臣苟有一分材具可以仰補 新化者
則何敢整俟駕屨而進哉臣內自循省無所肖似而
加以年紀衰遲筋力耗倦尋常起居亦且須人雖欲
扶曳就道其路末由况且以此癘疾匍匐道路則豈
不大駭瞻視以爲 聖世之醜累哉茲不敢冒承
恩命伏乞 聖明亟遣臣職俾安微分千萬幸甚臣
無任瞻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

論 私廟 親祭時祝文屬號䟽 癸亥五月

伏以 私廟祝號所當博考典禮聿求厥中而伏見
禮官今所議定揆之義理有所未安如臣蒙學有何
知識然而有懷必言臣子之職茲敢忘其固陋仰陳
聾瞽之見伏願 聖明試垂察焉臣謹按禮爲人後
者爲之子至於人君則雖兄之繼弟叔父之繼姪者
皆有父子之道焉魯僖公兄也閔公弟也而春秋經
曰躋僖公孔子之深意可想矣傳曰逆祀其可乎子
雖齊聖不先父食蓋閔公弟也而同於父僖公兄也
而齊於子也公羊則曰其逆祀先禰而後祖也穀梁

曰逆祀則無昭穆也無昭穆則無祖也蓋非祖禰而謂祖禰者臣子一例而以相繼爲父子也漢宣帝繼昭帝之後以其所生父尊爲皇考范氏曰宣帝於昭帝爲孫則稱其父爲皇考可也然議者終不以爲是者以其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程子又曰宣帝稱其所生爲皇考亂倫失禮固已甚矣夫宣帝以孫行上繼祖父之統而不可以私親爲考位果如范氏程子之說則今 聖上之於大院君亦不可以考稱之也明矣蓋 聖上之於 宣廟雖是親孫而既升大位上接 宣廟之統則名號倫序更無可議若如議者

之說而既繼大統又考私親則是不專於正統而爲二本之嫌其爲害禮亂倫不亦甚乎通典亦曰於皇帝屬則兄弟而凡祭奠之文皆稱哀嗣此不以兄弟害尊尊也今者禮官之意欲以考與子定爲稱號既定之爲父子則必爲三年喪豈有入承大統而爲私親服三年之理乎且禮官不察程子立言之意乃曰稱考而又加皇字名位太隆故程子謂之失禮非以考字爲非也云云夫皇乃大字顯字之義即虛字也程子之意只爲傍親不可加考字故立言如是也宋之諸儒於濮王議亦不加考字與歐陽脩輩爭辨後

來程子之言昭然為千萬世定論豈可違程子定論而別生意見使 聖時大禮有一毫未盡之事乎禮官之意以考位之闕為辭帝王之家只以承統為主雖叔父繼姪兄繼弟亦有父子之道焉何可謂之考位闕也然則 殿下於 宣廟雖無父子之名而有父子之義矣禮官不察此義而別生他意輾轉謬誤臣竊惑焉今當依程子說稱叔父稱姪名義有明據似無疑矣此是 國家大事若或誤定後世必有議之者身在言地心有所疑不敢容默伏願 殿下裁擇焉臣不勝激切屏營之至

謹按當時論議多歧大抵皆異於先生先生之意則以為周平王太子之子桓王林不追崇其考是以孫繼祖也漢宣帝之於昭帝雖是從孫以昭穆言之則祖孫之名猶在於追尊其父則程子以為亂倫光武實同創業而立四親廟於洛陽未始立伯升之子以奉私廟為最得故先生之論終始主此數說詳見典禮全書

辭

元子僚屬成均司業疏

癸亥六月

伏以臣以年老身病解職調理未幾又差成均司業久未出謝至為未安故昨日將欲肅拜已呈單子而臣猝患霍亂終不得詣 闕臣不勝惶恐待罪仍念臣賦性魯鈍百事不能如人雖嘗從師問學而所習不出句讀訓詁之間其於明體適用之實則了無分

毫所得加以老耄癘疾精神昏憤耳聾尤甚自分爲
世棄物畢命丘樊矣不料虛名上徹誤 恩存及授
以風憲之官待以非常之禮臣啣感 鴻恩扶曳赴
召居官數月尸素鋪啜曾無報效而 恩禮有加至
於喫着所須皆蒙 軫念誠非昏耄微臣所敢當也
解官之後便欲乞 賜骸骨歸死田里而 聖明在
上不忍告訣遲迴旅舍苟延時月今者宮僚國子之
命一時並下臣誠憂惶慚慙不知所以自處也臣聞
記問之學不足爲人師如或掇拾口耳自無實得則
其何能有以及人哉如臣愚陋自知甚明雖後生小

子時有問業者猶不敢偃然當席况今 元子以冲
年妙質講學方急輔導啓迪責任至重故師傅之官
皆極一時之選臣名雖僚屬 元子待之擬埒師傅
臣之濫贖名器雖不暇言而獨不念調護之失宜勸
講之乖方乎至如成均之職 祖宗舊制必用文官
意盖有在二百年來未之或改雖以故儒臣成渾之
碩德重望一時大臣猶以爲難今者爲萬不近似之
人開前所未有之制人器不稱名實刺謬况初設官
名瞻聆尤駭臣雖欲強顏承命其於公議之可畏多
士之指點何哉今臣欲黽勉就列則庶隅所關不敢

冒昧欲投劾徑歸則 恩眷隆重未忍決去進退狼
狽心事督亂兼之溽暑所傷疾病侵凌精神筋力日
就消脫揆分量力都無可堪之理伏願 聖慈曲賜
矜察將臣宮僚及司業職名亟 命鑄改俾朝夕將
死之臣得返丘園以盡餘年不勝幸甚

二 癸亥八月

伏以臣才疎學淺盜竊虛名猥蒙 聖眷取譏負乘
而犬馬之齒又近八十揆古人致仕之年已踰六歲
雖無疾病之嬰身精神日耗志氣日衰加以耳聾九
甚尋常言語專不聽聞頃日 榻前 天語溫諄俾

盡所蘊而 玉音屢下或有未聞問諸承旨然後始
得欽承惶恐隕越若墜深淵鹵莽之懷亦未悉陳退
伏旅舍只埃譴責而又念 元子氣質英明若能輔
導盡方則大有所成而非但微臣滅裂之學無所輔
益亦緣病曠口讀之外無復論難每日公退內顧恧
然揆分量力只合退死田野而已 經筵入侍講廳
僚屬之任豈是許丞但能拜起者之爲哉而懷祿貪
寵彷徨不去已至半年之久俯仰愧怍若無所容
聖度如海含垢包荒借賞謬 恩日以隆濩臣非木
石寧不感激茲以犯義易知進之戒冒詩人素餐之

沙溪先生遺稿卷一
六
誚強顏趨蹌不敢告退矣今者私心切至不得不再
瀆 天威伏願 殿下垂察焉臣先墓遠在湖西木
主亦留鄉村仲月屢經霜露遷變怵惕之心君蒿之
感日以益切衰朽餘生死亡無日常恐不得復歸寫
攀栢之悲行親泣之奠中夜不寐有淚盈襟掃墳給
暇 國典所載擬及秋夕依例受暇而適會 國有
大讞不敢上請今則獄事已完 朝廷無事茲敢冒
昧陳乞冀伸宿願臣之母忌又在開月越及生前更
省墳塋仍哭喪餘而歸骨山足永依松栢則豈但微
臣隕結圖報死者有知亦且感泣於地下矣臣無任

激切屏營之至

還鄉後陳所懷疏

伏以臣賦性魯鈍才疎學荒年近八十不堪從仕陳
疏乞骸出於至懇而猥蒙 恩許仍賜勿爲久留好
爲往還之教又 令本道備給澆奠使之 恩及泉
下拜辭之日又爲 宣醞至於 元子賜對亦勉以
卽爲上來 德音丁寧尚今在耳臣雖老病不敢暫
忘義當調理龜勉上去而近因勞熱耳聾益甚勢將
孤負 至恩方此憂悶之中竊有所懷於心者不敢
不徑先進達伏乞 聖上垂察焉臣下來時目見農

事形止百穀大無木花無一殼成實者凶荒之灾甚於乙卯己未臣在京時不知如此之甚也此時加以調兵赴西之令徵布資送之役一時並督生民號泣計無所出哀矜之狀有不忍見謹以其最切急者條列以上焉嗚呼赴西軍資給則已成不可廢之規但抄兵之數至多而各給以十五匹木此外戰服號衣氈笠犒設及種種行資之物皆出於民如此大無之年徵責許多名目民怨已極矣若後運之兵又如先運之多則雖剝盡肌膚資給之費不能更辦此已可憂矣况丁壯有限今者已盡抄赴日後所抄不過老

殘無用之兵而又徵資送之布則臣恐無補於禦敵而內潰之禍先至也兵志曰兵務精不務多臣願亟令兵曹精選而減其數一以除西邊饋餉之煩一以紓內民資送之苦焉夫以兩湖赴西之軍多至七千而同時發送刻日登道資裝糧芻皆令及期監司催督於列邑列邑催督於民間哀此困悴之民其何以得辦於期會之內哉雖山積而鬼輸且猶不及况此赤立之餘乎今計莫若先後分運以紓發送之期則其裝其犒次次周旋民可以容其力官可以行其令而於軍政亦無所害矣且今收布之規因用辛酉田

沙灣先生遺稿卷一
結之數此尤招怨之大者也蓋隨其時起實數而稅
歛於民者乃 國家經亂後便民之政也向在廢朝
擇其稍穰之歲田結最多之數以爲多取之計而嚴
立事目故敬差官承風於覆審之際勒定自覺鞭笞
狼藉守令不敢從其實下吏只欲免其罪至於虛張
若是其多也以今時起之實准之於辛酉之數則未
滿三分之二焉而所收之布一依辛酉年例則臣恐
往時多取之弊未見革於 新化而當初 德音不
見信於民也忠清道則今因監司申鑑狀 啓蠲減
逐結收布之令民皆歡欣鼓舞臣以爲通八道一體

蠲減而自今以後一從時起以之取民以之役民而
量入爲出務省浮費則民無重歛之怨賦得有制之
道矣非獨此也今之難處者逃軍之一族也今若聽
軍伍之逃匿而不爲之所則非但已逃者無懲戢之
意未逃者且將相效而生心將無以肅軍政而備宿
衛也然責於一族而侵督不已則以身役不勝之民
疊應逃軍之役矣如此不已則終亦流散更無侵徵
之處此實新政之所宜急急變通者也臣願亟使兵
曹查考逃軍之籍其年六十以上者盡行刊去只存
其五十九歲以下以此行會于各道而其中亦有可

論者所謂逃軍者或有不知其去處者或有出沒於四鄰之境者此類則令有司多方講究則必有善處之策而或可冀其還集矣嗚呼今夏水災振古所無或爲覆沙或爲水沉苗而不秀者十居四五木綿無花者在在皆是而列邑怵於以起爲陳之罪年分看審之際不許給災並以爲實起此尤民之呼冤者也蓋當初陳廢之處則不費播種不勞耘耔猶不至甚究至於未發穗之各穀未結實之木花則徒有勞費又無所收而猶未免應賦此民之所以難支者也臣竊以爲特令各道凡全災之處一一踏驗並皆蠲免

則若保之澤庶得以下究矣且念大同之設本爲民除瘼而今反有害焉以臣所居近邑言之當初則連山所收每結米五斗木半匹強公州每結米十斗懷德米四斗木一匹行之十年民甚便之而官亦有餘儲矣厥後朝政濁亂徵歛無藝加以守令貪婪太半私用加賦之數倍蓰於前猶爲不足逐歲增數民之流散職此之由也今者所下新令每結收米十六斗收捧之際加升之數又必至三四斗以此量之所收之數比於曩日則雖若少減而若論以當初所定之數則亦爲倍蓰矣兼且海邊稍遠之處則米一石

輸運之價隨其里數至有一二石之多加以海路險惡不幸覆敗則必有再徵之弊兼此二者則民之所費又不知其幾何也若使守令緩其期會使民隨得隨納今月納米來月納布則民必便之而今此大同必使一並備納而至於春等則又與田稅一時督徵此非孟子所謂用其一緩其二者而幾於所謂用其三父子離者矣以此言之大同之法惡在其為民除瘼耶凡此數者之利害所係甚大臣謂宜令有司先庚先甲盡其規畫變通之道必使生民無怨可也噫臣之下來未踰數十日而所聞所見可駭可憂者非

止一二非不欲歷舉條陳而獨以此為先者誠以急切之務惟在於此變通施措不容少緩故也古之休告從家還者輒白四方異聞今臣所言雖非異聞而苟究其實則皆出於保斯民固邦本之意也伏願殿下苟行一政令須慮斯民之多瘠苟有一施措須軫斯民之倒懸使斯民愛戴 國家如子弟之愛戴父兄則豈不幸甚哉臣跼伏草澤精神日耗而食息之頃未嘗忘 殿下故敢此仰達焉

辭職疏

癸亥十月

伏以臣受由下來之日 上教丁寧諭以勿為久留

臣義不敢退在初擬黽勉上去以副 聖意而頃因
勞熱風冷耳聾益甚衰憊已極以此無計前進更不
能密邇 天顏不勝悲歎之至伏望將臣本職 特
賜鑄改以保垂死之命焉且念臣雖不得上去而區
區芹曝之誠則有不能自己者故敢陳一二冀裨
聖學之萬一伏願 殿下留念焉臣聞張子曰以已
心為嚴師臣竊願 殿下凡於日用之間動靜云為
必須從令於天君察其公私是非而行之則雖不中
亦不遠矣又聞司馬溫公曰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
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臣願 殿下於乙丙燕閒

之時幽獨得肆之地一念之微一事之細皆存誠敬
無愧於屋漏則雖對羣臣無有所隱而心身安舒洞
徹矣臣自少以此二說常常服膺而不能踐行今者
敢以為獻 殿下儻能用力於此則大有益於 聖
學而 國家幸甚臣民幸甚臣無任激切祈望之至

二 癸亥閏十月

伏以小臣生長世族之家筮仕 宣廟朝三十餘年
位至三品至癸丑以庶弟被罪之故雖並廢棄而本
非不欲仕也亦非有山林避世之志者也及至 聖
明即位之初起於久廢之中擢為臺憲之官又令出

入 經筵教誨 元子臣之榮幸極矣又無可去之
義矣只緣老病重聽又值冬月則寒疾輒發以故久
未上去以負 聖恩臣罪大矣不料 殿下曲賜財
赦而且勤記念屢下 召命辭旨懇惻不勝感激惶
恐之至第臣癘疾終有所難强者而下來數月尚帶
職名伏乞 亟賜適免以安愚分臣無任激切屏營
之至

適變時以不得奔問待罪疏 甲子二月

伏以臣去冬祇承 聖旨許以開春上來以臣犬馬
之賤而 聖上所以軫念眷待者如此其至臣感荷

隆恩日夜隕越而已不意茲者賊臣稱兵罪惡滔天
中外臣民皆思致討臣雖老病亦當裹足勤 王執
戈前驅以效臣子之義而但臣年迫八十衰耗已甚
氣血筋力消鑠無餘又自去冬之初重感寒疾常在
床席未能出戶者已及三月矣今欲強疾奔走則必
將顛仆死於道路如欲隱忍退在則心神飛越不能
自定躑躅崩隕寧欲滅死臣雖蒙 聖慈愍勞或加
矜恕而臣之負犯終難免有司之誅伏乞 亟治臣
罪以為激厲軍民之地臣不勝惶恐待罪之至

辭執義疏 甲子三月

伏以臣素無才識不適時用而年且衰耗鬼事已迫其不堪供職之狀已陳於前後疏章矣頃緣變生不虞乘輿播越臣雖衰病亦不敢退伏私室隨駕還都之後目見艱危未定宵旰方勤區區分義遽難辭退因循黽勉去留狼狽不意謬恩荐加叨此非分人器不稱固不暇言而臣之素患聾病日益沉痼頃日承召入侍獲近龍光而咫尺威顏酬酢言語全不諦聽憤憤鶻突徒惹嗤點退省忍縮難以名狀以如此衰病之人其於尋常事為尚不堪接應況此風憲重地決難苟冒伏願聖明曲察卑忱

特令鑄改俾得歸伏松楸以終犬馬之餘年則臣之死生皆是天地生成之德也臣無任兢惶危迫之至

二 甲子五月

伏以臣猥蒙恩命許省丘壠既蒙給暇且賜澆奠暨至拜辭之日宣以內醞副以臘劑誤恩異數感極幽明非臣隕結所能圖報唯當掃除墓道訖旋卽趨還以謝洪私而殘骸老喘重傷炎路委頓床席無路起動臣之進退實為狼狽臣之年衰病濇難以供職之狀前後畢陳而聖上之所洞燭也臣下來之日元子以臣侍講日久眷眷以上教

申以從速上來之意臣自念癘疾必不堪道途之勤故謹以前日所陳於 聖上者復達於 元子然退出 宮門不勝犬馬之戀幾於出涕也臣之齒髮不至今今日之衰則侍講數年獲覩 睿學之成就者是臣之至願而能事亦畢矣惟是遭逢太晚暮景迫人聰明筋力月異而歲不同較去歲休暇之日則亦大相遠矣臣只自撫躬悲歎而已臣既不能前進而所授職名尚存風憲之地不可久曠伏望 聖慈諒臣愚懇 特許解職俾遂休退之志以盡餘年不勝幸甚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辭執義仍陳十三事疏 甲子六月

伏以臣曩陳微懇吐出肺肝冀 賜骸骨待盡丘壑不自意 聖明不棄舊物復下 召命誤恩稠疊日以益隆臣承 命兢惶固知所措臣實世祿之遺蔭也自少多在仕路初非潔身亂倫之流豈有遭遇明時而樂為退藏辜恩負德自蹈於遲慢之誅乎臣之老羸癘疾決難仕職之狀前後畢陳 聖上之所洞燭也而然且 召之不置未許休退者豈不以臣之筋力猶未盡耗或可從事於末班也歟顧臣軀殼雖存而榮衛內竭只是一偶人耳聰明日減於疇曩

死亡將迫於朝夕如是而貪戀 恩眷往來不憚無
益於 國取譏於人實非臣之初心亦豈非 國家
之羞也是以臣外懼物議內懷廉耻自計已熟擬全
晚節此外不敢復有他念也况臣所帶職名寔係風
憲而自臣辭退以來已閱旬月於田野之間亦非公
私所宜伏願 聖慈特諒愚衷速 賜遶免丐臣將
死之命俾遂丘壑之志千萬幸甚仍竊惟念臣終始
受 恩無絲毫報答今此遠離不勝戀 闕之懷萬
一溘先朝露則徒抱泉下之恨矣是以不揆愚陋略
具一劄條陳十三事庸替 殿陛之對伏惟 殿下

垂察焉一曰立大本二曰恢舊業三曰尊洪範四曰
講小學五曰盡 聖孝六曰敬祀典七曰親九族八
曰體羣臣九曰親聽政十曰革民弊十一曰罷宣惠
廳十二曰修軍政十三曰嚴禁衛何謂立大本臣聞
為天下國家者必有其本人主之一心是也堯舜禹
以精一執中相傳成湯周武於盤盂几杖必有銘戒
者皆所以立此本也故唐虞三代之治巍巍蕩蕩卓
冠千古未有不立其本而能治其國家者也朱子曰
孟子只管教人求放心今人終日放去一介身恰似
無梢工底船流東流西船上都不知若使其心放溢

流蕩無所主宰雖讀五車書有何益乎漢唐以下非
無博聞強記貫通經史之君而論其身心則直是無
稍工底船世道之污隆任他如何不能自為主張宜
乎治日常少亂日常多也 殿下粵自龍飛首開
經筵不輟朝晝之講以求學問之益而歲既一周治
效不著臣竊疑 殿下之所以立本者不及於堯舜
也孟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求如
堯舜者當求堯舜之心而致其精一執中之功則大
本自立而唐虞之治不難致也伏願 聖明留神焉
何謂恢舊業惟我 太祖大王 太宗大王化家為

國 世宗大王開拓土疆其所以貽謀燕翼者為如
何哉 列聖遵業莫不寅畏以致守成之美而不幸
燕山荒墜於前光海顛覆於後天祿不至永絕而歸
於 真主者此實千一之幸也然 中廟反正之時
雖經燕山荒亂而 國勢猶重南北無憂故勳臣朴
元宗輩以無識武夫無所建明而猶能架漏度日今
則建酋構亂兵連禍結公私蕩竭上下俱困所恃者
毛將在境而假犍之投降者其心難測憂虞之端已
形 殿下之所以盡滌昏朝之亂政以鞏固 祖宗
之土宇豈非今日之長策乎但 祖宗之法布在方

策而屢經變亂皆已蕩失無所稽考尤可寒心所幸
文宗以上勅業垂統聽政節目皆在於實錄令春秋
館及時抄進以備 睿覽則文獻足徵而 先王之
法可得以遵也大司成臣鄭曄頃以此意陳於 榻
前既為蒙 允而春秋館塘塞不行使 殿下不得
尋究 祖宗之典則為今日更化之義政臣實恨焉
伏願更 命抄進考其謨烈而見諸施措則舊業之
恢期月可期也何謂尊洪範昔我箕子傳洪範於武
王設八條於吾東使彞倫禮法侔擬中華所謂八條
必是與洪範相為表裏而其見於班固漢書者只是

殺人身償傷人穀償盜沒奴婢三條而五條則泯泯
無傳後之君子孰不痛恨於斯乎所幸洪範九疇編
於周書出於孔壁傳於天下於今可以尋究太師道
脉者獨賴此篇之存耳八條枝葉也九疇根本也枝
葉雖亡根本猶存苟能尊尚九疇講而明之則可以
補八條之缺興八條之教而已卯士禍明經為陷身
之寘後之為洪範者只為應舉講經之資而大禹作
範之旨箕子叙疇之意無復有探究者而八條教民
之具皆掃於地至於廢朝而彞倫盡矣昔我 太祖
大王登極之初卽有息馬論道之意 命散騎常侍

曹庶書洪範以上其欲 躬行心得以為一代之治者可以想見矣然孔聖云必世而後仁則繼述表章使此大法得行於今日者其不在 殿下乎 宣廟乙亥年間臣父繼輝為平安監司時為箕子初立書院名曰九疇未及妥靈而適後之議者以為箕子君臨一國書院之設於禮未安然嘗見 中朝李夢陽文集則河北為舜立書院以祀之以此觀之為人君立書院已有故事况我 國偏蒙箕子之功德而其所以尊奉者不如河北之於大舜豈非欠典之大者乎伏願 聖上陛下本道卒行崇報之舉焉至於心

窮其理躬行其道以至建極於一世錫福於萬民則不外於 殿下之自勉伏願 聖明留神焉且今世書院如名賢中人所矜式者後學之崇奉宜矣如鄭介清郭詩之類憑藉勢力亦且濫廁於其間故是非不明弊端不貲今宜一從公論有所財處也何謂講小學古者教人之法不過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而但見於曲禮內則弟子職諸篇其全書則自經秦火世不復見而教亦蔑矣惟我朱子蒐輯三代以上聖賢言行之關於立教明倫敬身者為小學內篇又取漢唐以下諸人言行為外篇合內外而觀之則真是做

人底樣子而為大學之階梯故 中廟朝儒臣趙光祖等尊信此書進講於 經筵而又刊布民間必使學者先習而行之故四方風動庶幾堯舜君民之治此正箕子以後千載一時而不幸遭禍道不終行此志士之所以扼腕流涕繼之以血者也臣師臣李珥在 宣廟朝亦講明是書以追已卯之餘風至於纂集諸家之註為之折衷以教後學以為風化之基矣殿下潛心此書并以李珥所定註說進講於 經筵以收風行草偃之效焉不勝幸甚但小學是朱子所撰故朱子言行則不編於其中使後學不得取則誠

可恨也臣韓嶠曾以此質於其師成渾而撮其言行之最關者編成一書成渾死後令臣證訂臣取而觀之無非格言至論有關於世教者也伏願 殿下特命繕寫以進以備 睿覽且令 元子竣文義稍通與小學兼看則必有所益也何謂盡 聖孝夫孝者百行之源孔子所謂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者是也 殿下奉 大妃於十年幽閉之餘御於法宮婉容愉色 視膳問安未嘗少怠一國聳動孰不謂 聖人之大孝乎揚子曰事親自知其不足者其舜乎若以為吾孝已盡則便不是聖人之孝

也 殿下亦當常存不足之心一日十二時點檢吾
之所以事親有不如大舜者乎如有一毫未盡分處
怵然警省益致其誠則止孝止慈各盡其道兆民之
觀感鳥獸之生育皆本於此矣伏願 殿下留神焉
何謂敬祀典古之帝王其於宗廟祭享必盡其誠敬
故天子親耕以備粢盛王后親蚕以供祭服先儒以
為天下非無良農工女也不若自親其致敬盡禮之
實也蓋天子諸侯各有養獸之官及至歲時齋戒沐
浴納其犧牲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
月朔及月半君必巡牲將祭君必牽牲將殺君執鑾

刀取肝以鬻此乃重宗廟血食而不敢不敬也然後
祖考享之而子孫受其福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又曰我祭則受福伏願 殿下以古禮為必可行以
聖訓為必可法非有軍國大事皆必 親莅陟降庭
止見其昭臨有故則雖使攝行必致其如不祭之誠
則 祖宗默佑上天降嘏必有壽考萬年錫羨無疆
之慶矣何謂親九族昔堯之治天下九族既睦然後
及於平章大學傳曰孝者所以事君也悌者所以事
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安有家
道壞亂而能保其國者哉九族雖有親疎自祖宗視

之則均是子孫况兄弟姊妹其初則父之一身也父之兄弟其初則祖之一身也良知良能仁愛至情若不因此而推之何能以施及於兆民也漢文之斗粟興謠司馬氏之骨肉相殘可以鑑矣而光海無道賊臣慙患大獄屢起同氣並殘此國人之所共憤而殿下之所惻怛者也仁城君珙與逆璉同出賊招殿下特下不問推戴之 教以為全安之地其恩可謂罔極而逆璉不念再生之德投入賊適為其權立至於賊敗之後與賊同走被擒就死此則人人所得而誅者也沈器遠之所為未為不可也延平府院君

臣李貴因此並疑仁城乃舉其光海時請從河仁後兇疏及諸賊之亂言上劄請罪而與副提學臣鄭經世論議不合互上章劄是非紛紜臣以為不有李貴之言則宗戚橫恣其身將陷於罪惡不有經世之議則少涉疑似骨肉便至於難保伏願 殿下執其兩端察二人之言皆出於為國而為之調劑俾無朝著携貳之禍且思保全懿親之道而又於燕閑之暇時接宗班賜以溫顏厚其賜予以盡家人之禮使無疑阻之心則齊家之道實在於是平章協和之化可以此而推之矣何謂體羣臣所謂體者設以身處其地

而察其心之好惡也蓋君如元首臣如股肱分有尊卑而義則一體此所以忠信以待之重祿以養之也然祿不足則有乖忠信之道而不可以勸士也謹按新羅之地乃吾東三分之一而待其臣金庾信極其優厚其生也重其祿其死也歲給其妻以千石之租高麗負外之祿至於百石負外卽今之郎僚也其祿之厚如此而死後皆給其妻以守身田使免飢餒國朝亦以是法載於經濟六典而今亡矣 中廟朝儒臣金安國建請復行而竟不得施今者因亂後每朔給料之例合三朔所給而頒於四五名曰頒祿近

日四孟所給亦不能繼臣僚艱苦之狀有難勝言廉耻之喪職此之由也伏願 殿下禁奢靡於內絕浮費於外務為節用之道使 國家常有餘儲則死者之家雖未能給祿而宗室百官之俸則當一依法典而頒賜矣如此則其待臣僚恩禮俱洽而有得於體羣臣之道矣何謂親聽政人君雖有堯舜之心而不行其政則無以平治天下是故人君夜以安身朝聽畫訪以行其政蓋國朝有常參焉有朝講焉有晝講焉有夕講焉有召對輪對夜對焉以故三公統六卿六卿統百司同會一堂以奏其事聽其稟斷至於

儒臣陳說經籍無論時政故治具畢張庶績咸熙矣
光廟以後諸司各出提調以分大臣之權其所以聽
政者歸於入草記踏 啓字還下而已 祖宗之良
法美意於斯變壞矣昔隋煬帝五日一衙猶貽譏千
古豈可以草記代聽政而專廢朝衙乎伏願 殿下
勿以草記為便而皆復 祖宗之舊使一國之事皆
統於大臣而面決於 聖衷則一日二日萬幾不曠
政令不至於壅滯庶事不歸於叢脞矣何謂革民弊
民惟邦本而以食為天自古帝王取於農民者莫不
有節正稅一納之外更無一毫之加賦誠知邦本之

為重而不使失其所天也我 國亦遵此法奉常寺
及內資內贍所納粘米大米稷米粟米菜豆赤豆之
關於 祭享及御供者必以稅米稅大換納而更無
別捧之規自燕山以後國無定法橫斂漸多其後或
緣一時民力困於貢獻而稅入漸縮 國儲不繼於
是巧作名目稅外加收日增月益而貪官污吏又從
而憑公營私瘠民肥己至於廢朝而極焉 殿下登
極之後裁省冗費蠲減 御供大小逋欠一切蕩滌
民之悅之猶解倒懸然政令不得畫一而實惠或有
所未洽伏願 殿下特令大臣博求識時務之人內

則訪於百司外則問于方伯一國之利害百役之輕重參酌彼此設為令甲以定諸道貢納及一年正稅之數而永罷科外之歛且嚴贓吏之律絕不饒貸其他宮禁勢家之或踵舊習貽弊內外者一切禁制則仁政得行而邦本自固矣且自廢朝時朝廷凡有號令及催督之事必別遣差官於外方冠蓋相望厨傳騷擾民之受弊甚矣若使朝廷令於監司監司責於守令監司或怠於承宣朝廷糾謫守令或慢於奉行監司察舉則有何不集之事乎臣以為規外公差之弊一切革罷可也何謂罷宣惠廳今之宣惠大同議

者以為蘇民裕國之制莫過於此臣竊以為未也當初大同之設始於京畿夫畿內則四面州縣不過一日二日之程或以水運或以陸運其轉輸之勞雇價之費不至甚苦且田皆五六等故六七石落種之田僅為一結故土雖瘠薄計其所收則不下三四十斛而只供春秋十六斗之米此外無他徵歛畿民之以為便者蓋以此也若兩湖則不然以道里言之則忠清近邑纔為畿甸遠邑之次而全羅道則或三倍於忠清道其船運之價雖自官畫給而海路險遠不幸覆敗則或有再徵之患以田結言之土雖肥沃結數

甚高故一石落種之田已與京畿六七石落種之田同其結數矣以此與京畿均供春秋十六斗之米而遠路雇價之費比畿邑則又至於二三倍此外又有月膳進上及三營所納諸般刷馬之役種種疊出踈數無定輕重不等抑而行之則民必不堪矣當初則人皆謂更無他役矣到今不然事目之外又有許多徵求民之怨苦勢所然也今年雖以凶歉極加裁損而其弊尚如此後日稍稔一以畿邑為準則將見兩湖公私之力一時蕩敗矣大抵徭役不均之弊由於田結之失實當初量田之時任事之臣不能詳察故

吏胥品官因緣舞弊田雖沃饒或以五六等懸錄田雖瘠薄或以二三等為準至或有全然脫漏而既量之後亦或有攬取他人之土合於其戶名曰養戶以此苦歇不均抑奪成習小民之困實由於此也且慶尚道土地最廣全羅道次之忠清道又次之而以土豪之多少而田結之數隨而盈縮焉故稅入之數慶尚道最少而全羅忠清為次少矣臣愚以為不改量田則經界之得其正徭役之得其平終無日矣宣惠事目內守令衙料及使命支供之費各定其數故公州全州之大邑米止三百石云兩邑皆是直路大處

使命之所輻輳監司之所恒留而一應油清魚物之費皆在三百石之內守令將何以支充乎三百石既盡之後又何以繼之乎其勢必至於犯法而侵民而後已也夫國家設法使人可得以遵行然後責其不法而罪之今此磨鍊如是其狹少而欲禁其不法不亦難乎且聞去春大駕南巡時列邑官庫板蕩或有無一二石之處此非惟廢朝貪吏縱恣之由也然今不汲汲為儲蓄之計脫有軍興不虞之變則將何以支持也我 國田稅則取之有制而貢案不明自燕山朝加設者尚未盡革如此而欲行宣惠則名雖

宣惠而民不得蒙其惠矣必以萬民惟正之供行一定之法以省浮費節財用為先務且擇度支之官委任而責成然後宣惠之法行而國用自裕矣何謂修軍政我 國軍兵給保之法實本於古制也甲士以上為能射騎兵則上番之時鍊才給祿定虜衛以上則上番時皆着冠帶同於士大夫內禁衛才落者以次降之而以正兵以下取才入格者陞為定虜衛以之陞降勸懲所以勵軍政者至矣而又設廣興倉頒祿軍資倉養兵有如高麗左倉右倉之規而今則倉庫皆空百官頒祿尚不能繼則養兵一事更無可望

馴至於區別其正兵及定虜衛別待衛甲士等役之
皆如賤隸故人之避軍役甚於虎口加以國綱陵夷
名為兩班皆不得定軍軍政盡廢已無奈何伏願
殿下特令兵曹稍明軍政漸復 祖宗之舊焉議者
以為查整軍民禁民逃役無過於號牌號牌之法不
行則無以為軍政臣則竊以為不然夫號牌始於何
時王道不行而世降俗末人心巧詐有此不得已之
計矣然而法令雖善國必有紀綱而後可行如有紀
綱則凡事自能方方正正條目自整復何事於號牌
如無紀綱則雖欲行號牌而終不可得矣商鞅之行

法猶且信賞必罰而其民從之卒致富強由今日之
紀綱而欲行號牌之法是猶怯夫而效馮婦之勇耳
其不可成必矣非徒不能行臣知 國家二百年良
丁閑民盡失於此矣何者紀綱不立則威令不行威
令不行則私情大勝豪家者冒占之巨室者隱匿之
甲者曰某之曾祖母乃吾之婢也乙者曰某之祖母
乃吾之婢也指拈文券私相符同一載文券遂成公
案偽定一時而永失於後來子子孫孫竟非公家之
物其他自投於勲親府及各司者不知其幾許臣之
所謂二百年良丁閑民之永失者此也雖使號牌果

行於今日而日後之弊有不足言者其利不什則尚不可舉行况為之不力而反失良丁如上所云者乎或者以為不為則已為則當嚴立紀綱豈有私勝之弊乎此則高談不實者之說也 國家自反正以來常欲立紀綱而至今不立豈有今日卒然能立之理乎臣愚以為但依 祖宗之舊法嚴立籍兵之科條痛加刷出或間三年或間五六年為之雖漏於今年而必籍於後年豈如號牌一舉而永失之者乎臣因此而悉陳民丁逃役之由今者民丁之逃者半入於僧徒夫人之有父母妻子之樂者豈間於貴賤哉然

而民之生子纔絕乳而即付與僧徒絕天倫之愛而兩不相恤者豈其性然哉誠以不忍其賦役之煩故也臣竊見軍士上番所收於其保者不過十五六木匹而祈寒暑雨暴露之苦上司各衙門侵責之患有不可堪耐至於兵水營各鎮浦分防者則率皆除防捧價 朝廷事目雖以三匹為限而必捧以升細尺長者故其一匹可當恒用六七匹矣此外又有役事之價一二匹通計一名所輸其數幾何或以一名之木六七匹又有名為差備以其當納之木買納白米粘米真荏水荏等而其所定之數倍於元價且徵於

背節之時故軍士不勝其苦欲為立番而亦不許焉
蓋兵水營各鎮浦之所資以賴者全在於此故也至
於公賤每年之貢則只收一二匹均是王民而苦歌
若是其懸殊此豈王政之所宜乎平常無事之時怨
氣盈腹而緩急之際又且驅於死地民之逃役如避
虎口者不亦宜乎夫兵死地也雖惠養之得其道猶
恐致力之不盡况困苦侵漁之害至於此極而敢望
其親上死長之效乎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可
不懼哉臣愚以為宜令朝廷別思優惠之方其惠足
以養其身及其妻子身雖奔命於其役而上之惠可

以代其耕使人人皆願為軍兵然後庶得其死力矣
然優惠之道極難未知何以則可也竊嘗妄料齊民
之於軍丁其多寡不啻相萬而終年安坐不輸一錢
彼軍丁獨賢之怨於是轉甚矣若通計一國之男口
毋論大小貴賤人出若干米斗名曰軍食歲給軍丁
五六斛使之優其衣食資其弓馬在家而絕官家誅
求之苦出外而無妻子凍餒之念庶足為優惠之一
道耳 祖宗朝給保之法至矣盡矣而累經兵亂死
亡殆盡每戶單丁而其有一保者亦鮮矣自今以後
申明此制每戶具三丁分番適上相助其力而減入

番之日數則似無廢農之患矣兵水營各鎮浦既有主將且有軍官及帶率下人固不可無食而供職則其日用供億之費似當有定給之規矣繼自今制其常用豐其廩食或畫給以其地歲入之稅或分定於旁邑而毋復使侵掠軍卒其除防差備亦令適番入防以寬其力則軍情胥悅而邊鄙克固矣當今成西之卒歲更之數殆且數萬分防諸處浮寄孤懸行者有契濶怨曠之歎居者有齎送饋餉之勞次第調發每歲不已觀此形勢曾無一賊犯境之虞而國內罷矣若不及今改圖則後悔無及臣聞江邊列邑皆有

土兵精銳頗多其餘丁壯亦且不少今若悉罷下三道之兵收布入送召募土人優給米布以代南兵則與賊接壤諳其形便與南兵之心畏胡者甚相懸矣而亦且減南兵遠戍之苦此所謂一舉而兩得者也頃者一二臣僚有以此事陳達者 朝廷欲採而用之其後無聞焉伏願 聖明特下此議詳確而施行之不勝幸甚何謂嚴禁衛平時內禁衛兼司僕羽林衛號為禁軍者皆是一等武士也至如別侍衛定虜衛甲士無非能射之人正兵及雜色軍之入衛禁中者無非精銳其為周防戒備之意可謂密矣所謂別

侍衛者 光廟朝庚辰之年武科出身之數多至八百不可盡除武職故設衛而屬之以壯禁衛今者前後武科出身之數至於數萬不解操弓而代射冒科者甚多以此宿衛何補於緩急乎伏願 殿下特令兵曹別試其才設衛而屬之其餘分番赴西則人皆樂屬禁衛自壯矣今以四大將軍官輪番入直此乃一時權宜之策在渠則有祈父不聰之怨在國則有廩料難繼之患事定時平則一時剗立之規不可仍存然一朝遽然罷遣亦似難便須令兵曹擇其尤者邊將有窠則以此填差以酬其勞其餘諸色禁衛亦

加鍊試之法等第其祿而為之激勸至於都監三手亦汰其老弱抄其壯勇一以簡閱一以撫恤則七年之教可使卽戎而禁衛之勢自然嚴矣凡此十三條皆當今切實之務不可廢一而不講者也雖不足補助初政大為治道之益而然臣之所懷則止此而已設令登對 法筵所言亦不過是焉爾伏惟 殿下勿以臣之老耄而有所忽焉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沙溪先生遺稿卷一

沙溪先生遺稿卷二

疏 啓辭 奏劄附 狀啓

辭工曹叅議兼陳所懷疏 甲子九月

伏以臣年迫耄期死亡無日自去夏下鄉以來累蒙
召命而一未趨赴蓋緣癘病日臻而自安於孤丘也
不意冬官叅貳之命又出千萬夢寐之外 隆旨臨
門 宣諭又勤臣非木石寧不知感顧臣病隨官進
心與事違風寒乍動感冒輒發委頓床席更無登進
之計伏望 聖慈俯諒至懇還收 成命俾安微分
以保殘喘不勝幸甚抑臣略有所懷不敢以身在遠

外而終默不言茲敢忘其愚妄仰瀆 天聽伏願
殿下試垂察焉臣竊聞之道路曰者內奴作弊於民
間而憲府以法治之人皆頌 聖上之盛德而羨法
府之稱職未幾又聞 殿下以此 特下嚴教辭旨
未安政院封還而又被推考之譴人人變其聳動之
心而還有失望之色此非愚臣平日所望於 殿下
者也夫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憲府之官操持法令禁
察奸濫則今者推治內奴乃其職也喉司之臣出納
惟允補闕拾遺則今此覆逆亦其任也乃以微事俱
受責罰 王言一下中外駭歎甚非 聖世之事也

且念廢朝之失人心者不可勝計而內奴之弊居半
焉掠人臧獲奪人土地民之疾視甚於仇讐而此時
豈聞有憲府推治之舉耶今者上有 殿下之明聖
故下有執法之臺官而 殿下反責之太峻臣固知
出於承順 慈殿之意也然臣竊以為 殿下此舉
有歟於諭於道之義也去春賊适之稱兵也管餉使
南以雄以軍無見糧移用內需之米而亦被推勘當
時事機急迫此實便宜濟事之策而 慈殿不知其
由何問太甚其時識者竊不勝憂歎矣此等事只在
殿下日陳於前宛轉幹旋終納于無過之地是乃聖

人之孝也而 殿下唯苟循 旨意姑息是事若此
不已日後之憂庸可極乎且竊念臺閣目見不法之
事袖手傍觀則將焉用彼臺諫哉承旨承順人主之
過舉不思弼違之道而唯以出納為恭則一司謁足
矣又何必承旨為哉古者立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
而來諫諍也雖芻蕘之言不可不擇况承旨臺諫乃
其責任者乎孟子云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
之外可不懼哉可不懼哉然詳此二事雖是小失尋
其病痛之源專出於私意若以為小事而忽之則生
於心發於政害於事所關不細必須精察病根之所

在如有一毫之不除必痛懲而斷絕之不使之滋長
則凡所云為一出於正而國家之治安可期也臣雖
老病不在其位常以堯舜之道望於 殿下僭濫及
此臣不勝激切屏營之至

陞資謝 恩後乞退疏 甲子十一月

伏以臣空踈無用衰朽已極不堪供職之狀前後陳
達已盡無餘矣今此超陞之 命又出於夢寐之外
一年之內再承 召命驚惶隕越無以自容不得不
扶曳上來肅謝 恩命而已固非欲陳力就列有所
裨益也雖不忍俯循私情終負 洪恩而百爾忖度

莫如歸身田里免人嗤點伏願 聖明憐此至懇特
賜骸骨俾得歸死於松楸之下則終始 恩私有難
報塞臣當臨訣感結涕泣不知所裁臣無任兢惶隕
越之至

辭陞嘉善疏 乙丑二月

伏以臣伏見頃日百官加資時傳 教則 聖明乃
使臣親受聞 命慚悚措躬無地竊念臣老朽昏鈍
百事不能及人屏居田野甘與草木同腐 中興之
後曲被 恩渥黽勉趨 召玷廁朝行曾無絲毫裨
補而上年秋猥蒙加資陞擢之 命辭不獲遂則只

自跽伏惕息矣不意茲者 恩資洊及臣是何人有
何報效而未浹期月躡取金玉觀瞻駭異物議可畏
內省涯分其何以自安於心曲乎伏念 王世子光
膺冊命正位春宮凡在臣民實均欣慶從初進講之
官宜蒙 賞典如臣庸陋雖嘗廁跡宮僚而年紀老
耄學術荒廢輔導之實自知蔑蔑而 恩典並及又
絕百僚恐非 聖明所以綜名實重爵賞之道也伏
望 聖慈曲察危悃將臣所授資級亟許鑄改以安
愚分不勝幸甚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辭同知仍陳所懷疏

乙丑二月○門
張公維代製

伏以臣頃為省掃先壙冒昧請告猥蒙 聖眷既
賜寬暇仍許乘傳至於澆奠之需又出分外之 恩
幽明榮感糜粉難酬伏念臣材質朽鈍百無一能雖
少承父師之訓略知趨向之方行之不力到老無聞
而且發身蔭職汨沒吏役又遭禍釁屏伏田里只是
一個凡庸老陳之人初非有山林高尚之操可以自
托於逸民者也 聖明過聽 恩擢異常匪據之職
名不次之資級頻煩荐仍種種難堪屢陳危悃未蒙
省納今則餘生慄慄死亡無日自揣終無以仰報
洪造生嬰素餐之譏死抱孤 恩之恨一念耿耿銘

結方寸而已抑臣竊自惟念七十致仕者事君之大
限立朝之定制古人以年至不退擬之於鍾鳴漏盡
而夜行不休者其義可謂嚴矣今臣狗馬之齒過古
人致仕之限已八稔矣精神昏耗步履艱澁加以聾
聵之疾日以益甚尋常對人酬應尚多妨碍雖欲陳
力朝行以備百執事之列何可得也理宜歸守桑梓
靜俟溘盡收骨先人之山足則志願長畢無復餘憾
第以一離京輦永隔 天表區區戀 主之懷有不
能自已於中者伏願 殿下益懋聖學益進聖德以
正大存心而絕偏係之私以雄斷制事而戒優游之

失任人惟取實地而無眩於虛偽接下務盡誠款而
勿事於表襮毋厭逆耳之言毋輕守靜之士採納務
博裁擇務精毋執先入而格羣議毋拘常規而失事
機奮發大業克臻至理則臣雖枯死草莽亦有榮矣
老耄昏塞言不盡意臣無任瞻天望雲激切屏營之
至

伸辨師冤疏

乙丑二月兵判徐渚都憲鄭擘菁
君柳舜翼濟用正沈宗直聯名

伏以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師或橫罹罔測之禍抱冤
泉壤之下則受業於其人者其可無一言以負事之
如一之義乎臣等少從宋翼弼受學翼弼文章學識

超絕一世與李珥成渾為講磨之交李珥既沒之後
李潑白惟讓輩仇疾珥渾延及翼弼必欲置之死地
而後已可謂怒甲移乙之甚者也翼弼之父祀連乃
故相安瑭孽妹之子也祀連之母既已從良祀連又
至於雜科出身則連二代良役且過六十年大限者
不得還賤昭在法典而潑等以祀連上變為安家子
孫不共天之讐故乘機指嗾蔑法還賤其時訟官或
有執法之意則潑等駁適之至再三而後始得行其
志夫法者 祖宗金石之典也祀連雖得罪士類翼
弼雖犯時怒豈可以一時私憤而屈 祖宗金石之

典以快其心哉肆我 宣祖大王昔在西幸因其訴
冤始發開釋之端而刑官倉皇未暇奉承姑以還都
辨決回 啓其後臣師亦淪亡無復申籲遂成掩置
以至于今 日月重明幽枉畢伸而獨此亡師之冤
尚不瞑目於幽冥噫以亡師博古通今之學生未爲
聖主之所知死未免奴隸之賤名豈但臣等之隱痛
於心 國法之壞亦識者之所深憂也臣等每欲以
此一籲於天日之下而 國家多事未遑於此臣等
自念俱以衰老之人朝夕溘然則終為負師之鬼故
敢此冒死陳達臣等豈敢阿好上誣 君父哉伏願

聖明亟下該曹照法洩冤不勝幸甚臣等無任戰

慄屏營之至

下該曹啓

辭同知中樞疏 乙丑四月

伏以小臣於二月冒乞 恩暇省掃先隴仍乞歸死
先隴之下其時 上教丁寧使之趨卽上來又於出
城之日 世子引見申以勿遲 兩宮恩命重疊一
身非臣隕結所能圖報義當匍匐趨還以答 鴻私
之萬一雖顛沛道路有不暇恤而第以臣年將八十
精神昏耗耳聾轉劇筋力垂盡曾在朝端上不能輔
導 君德有益 國家下不能進退班行盡節卯酉

徒以貪戀 上眷苟趨祿利非但有乖於素心抑亦
取譏於公議靜自思惟寧不愧愆去就之極計之已
熟茲不敢更踏來路以承前 命瞻望 宸極惶恐
無地伏望 聖慈諒臣至懇丐臣餘命俾依松楸待
盡溝壑則 天地父母之恩終始曲荷不勝幸甚臣
下來已久尚忝職名所帶同知中樞府事亦 命適
差以安愚分臣不勝激切屏營之至

二乙丑七月

伏以小臣前者受由掃墳當時 恩禮迥出尋常臣
每切感激糜粉是思義當疾速趨還以答 聖恩而

八十之年疾病侵尋自夏以後則浮熱上攻耳聾轉
劇去四月間陳疏乞解所帶樞職 聖明優容不許
適改因以須速上來以副予望為 教臣不敢更辭
數月調養未見差復之效更無前進之望將負丁寧
之 命臣之罪戾死難自贖矣臣自念本非草野之
士而又世受 國恩至於臣身而極矣其欲重入脩
門再覲 耿光寧有極哉而決不可得則瞻望 北
闕徒有涕零而已伏乞 聖慈下察情懇命適所帶
職名以安餘命臣不勝激切屏營之至

啓運宮喪奉慰後還鄉陳情疏

丙寅二月晦日金

某欲於今日下去云今之宿德老成無出其右使在朝廷為益必多雖在山林固當招致今者既來遽還聖上貪賢好德之道似不當任其去留不知其亡也上命留行而先生已去矣

伏以 國家不幸 聖上遭罔極之慟遠近臣民孰不震悼臣衰朽垂死屏伏遐鄉不能登時起身進祭於陳慰之列扶曳寸進晚達於旬月之後義當少留輦轂之下時造起居之班以伸犬馬之微忱而只緣遠途跋涉之餘老病轉劇竊恐溘死於旅邸故呈告乞解復尋鄉路顧瞻京闕精爽飛越且臣在京之日東宮屢賜下問逮於渡江政院以上教遺臣書狀挽臣行李臣聞 命驚惶無所容措顧臣情事如前

所陳不得奉承 隆旨仰答 鴻私循省分義但自跼蹐而已臣竊聞 殿下誠孝出天哀毀踰制左右近侍諸臣非不盡保護之道而滾墨號慟任情直行不合於先王之中制臣誠憂慮不知所達臣竊伏念帝王之孝異於匹夫匹夫執喪猶以滅性為戒况殿下之身上承 宗社之托下為臣民之主不顧聖訓終至柴毀則其何以慰 在天陟降之靈而答羣下愛戴之望乎大凡過中為非禮非禮者豈可謂之盡孝乎伏願 聖明勉抑至情俯而就之亦須頻接臣鄰親近醫藥一以保護 聖躬為務毋貽 慈殿

惟疾之憂臣於今日變禮略有所見已陳於前日疏
章故不敢再瀆於 哀苦之中伏惟 聖明垂諒焉
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論時事疏 丙寅八月

伏以臣竊聞 朝廷方講號牌之舉此為軍額空虛
不得已而設也若比之大軍籍徒事騷擾而實效未
敷者則差勝矣然不得其人則法不能自行而日後
之弊又不勝其繁矣臣惟是之慮曾於 引對時面
論之又以疏章略陳之矣今卒行之雖使多得閑丁
入籍之後旋即逃移或為私賤或為公賤則科條雖

嚴終不勝姦為法不行與無法何異况聞事目太多
舉行甚難今只令監司別定差負整理濫偽籍上兵
曹然後發遣御史推究檢覈則事歸着實而可除騷
擾之弊矣今聞先遣御史以其事目頒行州縣夫一
御史不能遍察列邑而監司又為所拘不能下手於
其間則其為害事已不貲矣况御史中亦不無新進
未經事之人徒以鞭扑為事驚動人心則當此西虞
方急之時竊恐事未就緒而厲階生矣自古謀國苟
無遠慮患在目前萬一外患未至而內難先興則臣
未知 朝廷將何以處之當今外寇猖獗軍額闕漏

沙溪先生遺稿卷三
十
簽補之急臣亦知之而其大可憂者實在於人心之
潰散故敢陳此說伏願 殿下不以人廢言須不失
先後緩急之序使得便宜濟事不勝幸甚臣雖老病
在外不敢忘國事干冒 宸嚴罪當萬死臣無任激
切屏營之至

辨延平府院君李貴劄子疏

伏以臣病伏田野待盡朝夕凡於 朝論大小不敢
有所參涉今者得見右贊成臣李貴劄子引臣言為
證而許多說話與臣所言大相逕庭臣誠恠訝不知
其所以然也臣與貴於典禮論議本不相同頃者貴

之南下也歷見小臣與臣反覆論辨臣略以前所見
言之曰稱考稱子之謬當初愚已疏陳矣若以稱考
稱子為是則當為三年喪且為喪主亦可以入 廟
矣若以稱考稱子為非則不當為三年喪及為喪主
亦不當入 廟也愚意則今日廷議雖失於稱考稱
子而既往不諫繼自今只使綾原主喪主祀而 主
上無與焉則此可與朱子所謂只以濮國主其祀可
見天理自然不由人安排者相符矣貴膠守所見不
聽臣言而去今其劄辭截去臣之上下語粘取中間
假設一段語附會已說打成一片豈非可笑之甚乎

臣雖病昏何敢前後異說也臣與貴五十年舊交貴
之長處短處臣所詳知今不足深辨然非臣本意而
受其籠絡亦非臣心之所安也冒瀆宸聽惶恐無
地臣不勝激切屏營之至

乞解號召使疏丁卯四月

伏以臣今年八十距古人致仕之年已過十歲精神
昏憤筋力耗竭加以兩耳聾甚尋常間不聞人言語
自分朝夕就木無復有意於當世而不幸值賊奴之
衝突臣猥受號召之任當其時事勢急迫不敢以老
病辭黽勉承命驅馳兩湖之間而只緣人心渙散

莫可收拾徒費心力卒無所成恐懼慚悸措躬無地
今者賊兵已退國內必安臣之所受之職更無所
事且臣向於登對之日殿下猥賜清問而臣聾
病特甚全不聽聞終不能仰答矣退見注書所記然
後始乃知之至今惶愧罔知所處臣之無用於此亦
可知矣臣所管兵糧今已修正帳目敢此啓達此
外復無句管之事所有印信並此上送伏乞 亟適
職名以安垂死之命不勝幸甚臣無任激切屏營之
至

辭刑曹參判疏 戊辰十月

伏以臣受 恩前後位躋二品曾無毫報日夜祗懼
不知所以為措不意茲者本職之 命又出夢寐之
外臣義當奔趨詣 闕謝 恩仍以仰望 天日而
退則臣之至願畢矣顧以臣年踰八十日迫桑榆過
古人致仕之年今已十有一歲矣精神視聽日減一
日朝不可以期夕有何筋力尚堪夙宵之勤乎 恩
日滾而老日甚情往身留孤負 恩命惶悚無地伏
望 聖慈特諒由中之懇適臣職名俾得畢命松楸
不勝幸甚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二 戊辰十月

伏以臣頃陳危悃乞解職名行待 俞音靡安寢席
不料今日 召命又下 温音丁寧臣實何人獲承
隆眷若是之稠疊耶臣非木石寧不知感苟有一分
供職之勢則其昇疾趨謝固不當後於人矣臣自癸
亥以來無絲毫裨補而不憚往來之煩者蓋為牛馬
之齒不至如今日之近死也今距癸亥無多歲月而
未敢為前進之計者非有他也濱死者氣力日減一
日所未盡者只枵然空殼而已區區向上願忠之心
則何嘗有間於前後也春初逆變禍機不測而未伸
奔慰之志亦緣筋力之不逮也幸於未死之前因謝

作牛
天恐

恩命永訣 天顏而退則死可瞑目而老病之狀如上所陳當此祈寒尤難登途伏望 聖慈俯諒至懇可以餘命特許遠免以安愚分不勝幸甚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辭

召命疏

已謂侍臣曰金某張顯光皆是宿

德之人不肯上來雖來即歸此由子誠意淺薄禮遇疎簡之致何以則可致都下而久留耶右相李廷龜曰金某本非鄉里之人自上待之若不以常規而盡誠禮遇則庶或上來矣特上命駕轎上院下諭

伏以臣衰耄疾病待盡丘壑不意茲者 召命又下辭旨丁寧臣是何人敢叨此寵即當昇病赴 命以

仰望 天日周旋諸大夫之後是臣職分死亦瞑目而顧以臣入地已迫無路遠致前此百執事之任亦不能供職况茲矜式之 命雖古大賢罕能當之非臣空踈癯殘者所可承受以人器則不稱以氣力則不逮古人云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臣其可能之乎奉 旨以來內顧慚惶無地自容焉竊聞 筵臣奏御之際辭不達意致誤 睿聽至有云云之 教臣尤竊惶惑焉古之人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至者是皆尊德樂義內重外輕者也若臣賤品何敢擬議於是臣自 反正之後往來頻煩不憚屑屑之譏

至於甲子丁卯之亂亦嘗奔問則臣豈是高尚之士
哉惟是濱死殘喘日敗一日頃者竹山之變尚不得
趨慰於京輦矧今筋力不如前時之萬萬者乎欲勉
承 恩命奔趨 闕下不但聾瞶昧昧貽辱朝端抑
且道仆路顛軀命難保微臣生死縱不足恤而 朝
家徒事虛文無益有害亦非 盛世之所宜也如使
臣得遂初服以丐餘日則 優待老物 惠養終始
之德宜如何報也臣衰老且死意迫情蹙言不知裁
死罪死罪伏惟 殿下哀憐恕察焉臣不勝激切屏
營之至

二 巳巳五月

伏以臣頃陳危悃乞收 召命行待 俞音不遑寢
食今承 溫批辭旨勤懇謂勿更辭須速上來臣上
感 恩渥下揣筋力進退維谷情勢狼狽夫年至七
十者鮮矣至於八九十則尤鮮矣雖或有八九十而
精力聰明尚不耗盡者蓋絕無也今臣牛馬之齒八
十有二視聽氣血餘存者幾何枵然軀殼一木偶人
耳尚何士夫之矜式而啓沃之可期乎况矜式啓沃
本非臣之所敢當者耶伏望 聖慈終始矜諒俾老
臣餘喘獲遂丘壑之願不勝幸甚臣無任兢惶悶迫

牛恐
作犬

之至

三己巳六月

伏以臣老病將死未趨。恩命而。聖明不諒教以
俟秋上來蓋慮垂盡之命或傷於炎暑故也生死肉
骨之。惠宜如何報也卽今節屆清涼舊病宜蘓矣
一息尚存敢不登時前進以仰答洪造乎第衰病之
旣無間炎涼加以微涼乍生老骨易傷少有運動輒
加泄痢甚矣臣之老也更入脩門此生無計瞻望
宸極但有懸情而已伏願。聖慈特加哀憐亟收
成命以安微分不勝幸甚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四己巳九月

伏以臣之瘖疾將死未能前進之由前後畢陳而
聖上之勤召尚今不已其不忘遐遠毋遺老物之
恩至矣盡矣而亦恐。聖明或未察老臣之情勢而
然也臣雖老安亦非木石君臣大義講之已熟寧有
可進不進忍為退托於受。恩之地哉卽今臣年踰
八望九少有行步疲輒上攻眩症又作或幾顛仆雖
少壯之人有一於此尚難自力况臣兼之於近百之
日乎今雖勉強赴。召亦不過生行死歸而已倘蒙
聖明置之度外丐以餘年毋俾顛沛於道路則實

天地終始生成之至恩也臣無任悶迫戰懼之至

掌令時辭職

啓辭

癸亥四月

臣賦性鹵莽學術淺短其於世用百無一能廢伏十數年自擬畢命於松楸矣幸逢更化之初首叨非分之職義當卽詣闕下肅謝恩命而臣年垂八十筋力已盡曾將不能前進之意冒陳一疏聖恩重疊召旨屢下至有乘轎之命兢惶隕越無地自容力疾登程幸以得達而第臣氣血衰耗精神昏憤素患耳聾之症乘勞復劇扶曳趨班已知難堪况今宗社再安彝倫復叙振肅頹綱決非庸懦衰老

之臣所可堪任請

命鑄改臣職以安愚分

掌令時

榻前奏劄附

癸亥五月

殿下今日反正之舉彝倫復叙

宗社再安

踐

阼之初民皆歡欣鼓舞以為太平可見若

殿下

望道圖治之志或不如初則鼓舞之民反為失望

一失此時後難收拾可不懼哉可不懼哉伏願

殿下留念焉帝王為治之要莫先於學問學問之

道無他討論聖賢之言求其義理之精必須體之

於身驗之於心無事之時此心渾然惺惺不昧澹

若止水及其念慮之發察其公私理欲之分克私

猶恐不猛擴善猶恐不廣則日用云為之間自得
天理之正此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
復禮子思所謂恐懼謹獨孟子所謂收放心擴充
四端周子所謂誠無為幾善惡千古聖賢相傳旨
訣其大略不過如此况人君一念之間國家之治
亂興喪係焉可不懼哉今日 經筵勿為應文備
數昵接儒臣講論義理各盡所見少無所隱使
聖學日就高明而雖幽隱獨處之中莊肅容貌少
不懈慢提掇此心皎如日出一念之萌克私擴善
刻苦工夫勿容間斷則堯舜之德三代之治庶可

言矣臣之所望於 殿下者舍是無他而精神昏
耗語音澁訥敢以書達不勝惶恐之至

執義時辭職

啓辭 甲子四月

疲劣老臣猥蒙 天恩忝冒匪分衰病已劇慚懼轉
深乞退之外更無他念第觀近來 聖上圖治之誠
似不如初其於聽言之際未盡如流之羨羣下之竊
歎而隱憂者多矣及見頃日下憲府之 教尤極未
安聖人舍己從人之德恐不如是也此無非如臣衰
耄庸懦冒居臺憲不能盡職之致即當與同僚一時
辭避而適以私服遲延累日臣之所失尤大請亟

命適斥臣職

二

臣伏見大司憲鄭晔以昨於 筵中被斥於重臣引
避矣臣亦忝冒言地何敢自謂無失乎况戎服一事
臣實參論尤不可偃然在職適有腹痛不得與同僚
偕避所失尤大矣請 命罷斥臣職

以掌令再承 召命後狀 啓 癸亥四月

臣猥蒙 恩命獲除本職以年老病深不得前進冒
萬死已呈乞解疏三月二十五日所下同副承旨韓
汝漫書狀內爾年老多病上來時乘駕轎上來事有

旨臣於四月初一日祇受臣再承 恩命驚惶罔措
螻蟻小臣叨此非常之典賤疾雖深未填丘壑之前
謹當扶曳上前以謝 恩命之辱云云

承 召到振威以病辭免狀 啓 癸亥四月

臣今四月初七日自連山地起身行到振威地勞熱
深重兩脚柔軟行步甚艱未易前進調理上去計料
稽滯 召命罪合萬死且言官重地久曠職守極為
悶慮伏乞鑄免以安愚臣之分云云

號召使時狀 啓 丁卯正月

正月十九日右副承旨金尚成貼有 旨諭以國家

沙溪先生遺稿卷二
不幸奴賊犯邊義州失守轉入宣定萬一賊鋒穿過
兩西深入腹內則恢復之資惟在南方慮患之道不
可不長茲以卿為號召使印信下送卿其糾合義旅
董率勤王者臣於本月二十二日在連山本家祇受
有旨及印信不勝感激臣數日前聞賊變義當晝夜
匍匐進詣勤王之列而八十之年不能跨馬奔趨
兼且疾病委頓只自悶泣而已今承成命臣雖老
聾何敢不盡心力以副殿下委任之意乎臣即當
召募義旅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第臣非但老病全昧
韜鈴今若黽勉專制以致債事則臣之獲罪固不足

言而其於國事所關甚大伏望擇遣廷臣中有將
才者使之與臣同事云云

沙溪先生遺稿卷二

沙溪先生遺稿卷二

沙溪先生遺稿卷二

二

